

# 乘客

韓松 著

# 與創造者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ator

韓松中短篇

科幻小說選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目 錄

代序：

我們自己有多荒謬，世界就有多麼荒謬 1

宇宙墓碑	7
長城	39
地鐵驚變	53
台灣漂移	91
青島之旅	119
乘客與創造者	169
再生磚	209
沙林傑與朝鮮人	261
春節將臨，北京西站	269

(代序)

## 我們自己有多荒謬， 世界就有多麼荒謬

在這本《乘客與創造者——韓松中短篇科幻小說選》成書之際，中和出版編輯與韓松先生就作品理念、寫作風格與特點等做了簡短的對話，希望有助讀者在翻開這本小說選集之際，對韓松先生和他精彩的作品有更多的了解。

中和編輯：我們常看到的科幻故事，或是建基於幻想出來的高科技，或是建基於某種新的社會形態，但故事本身讀起來還是現實的。您的小說，本身則是「超現實」的。你對自己筆下的小說世界是怎樣的界定？

韓松：大多數人沉迷日常的現實，忙碌於早九晚五的生活，卻很難產生質疑。但實際上這一切並不一定是真實的。我們僅僅被賦予了一種「習慣」或者「生存的習慣」。所謂的「超現實」，則是用一種未來或者他者的視角，來重新觀察這慣常和熟悉的生存狀態，

以發現被隱藏起來的另一些方面。小說僅僅是做這件事的一種方便方式，它更像是在記錄，把未來的他者所觀察到的情況，按照陌生化的樣式記錄下來。不過，也很難說這層記錄，就反映了真實。真實有可能並不存在。小說世界也僅僅是主觀的投射。我們自己有多荒謬，世界就有多麼荒謬。

中和編輯：您曾說過，現實比科幻更科幻，這是你選擇用超現實的角度去寫作的原因嗎？或只是原因之一？

韓松：用科幻來形容現實，已成為觀察這個時代的一種方式。我們的存在，不僅僅是魔幻——它是可以隨便臆造的，而更是科幻，也就是說，不再可以隨便臆造，而要把自己的人生建構在理性、實驗、技術、知識的框架以內，這正是全球化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一種結果，加上技術的飛速變革，未來時刻入侵現實，所有人都生活在科幻般的畫面中，成為新的囚徒。超現實的角度，只是讓人更加悲哀地看清這幸福中的囚徒的處境，卻並沒有解決的辦法。

中和編輯：讀者評論常會說到您小說中的「卡夫卡的味道」，您怎樣看待這種評論？

韓松：卡夫卡是偉大的作家，他塑造的變形者，還有城堡的闖入者，還有被審判者，都是一些英雄，這代表了卡夫卡式的反抗，他是敢說的。在他那個時代，還是可以這麼做的。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在無處不在的傳感器和人臉識別的管控下，加上隨時可能被基因編輯而消除你的「疾病」，於是存在着表達的困難和羞恥，存在

着對自己言語的不自信和自責。我做不了卡夫卡。我最多只能做卡夫卡筆下的甲蟲，卻僅僅是一個甲蟲，不是變來的，而是本身如此。可能是一台大機器從一開始就造出來的，沒辦法選擇。

中和編輯：您在一篇關於娥蘇拉·勒瑰恩的文章中說到：「勒瑰恩創造了另一種科幻的寫法……它講的是，『假如事情這樣發展下去，那麼就可能發生甚麼』……她接着說，所幸的是，儘管推測性是科幻的一個元素，但它並不代表這套玩法的所有路數。它太理性和太簡淺了，不能讓作者及讀者那充滿想像的大腦獲得足夠滿足。多樣性才是生活的最刺激的調料。」如果借用這段話來說，推測性元素，或是多樣性的刺激，哪一者更符合您的創作？

韓松：利用科幻小說進行推測，遙想不太遠或稍遠的未來，這的確是有趣的事情，再加上擁有一些知識、邏輯和方法，有時往往可能「預言」出將會實際發生的事情，就像算命師一樣，這也能讓讀者愉悅或震驚。不過科幻不僅僅是推測出一種可能發生的未來場景，它更多還是描述不確定性，讓讀者置身於對於未知的恐懼之中，使他們面對種種可以選擇的明天，而陷入一種難以選擇的境地，這或許便是科幻這種遊戲能帶來的刺激。這兩種元素，都曾存在於我的創作中。而我更偏好於後者，這也是因為這個飛滿了「黑天鵝」的世界是越來越無法推測的，算命師正在紛紛失業。

中和編輯：在您的作品中，會出現一些看起來奇特的表達，例如：「我的心臟在舌頭上走着芭蕾」（《乘客與創造者》），有的甚至

會被讀者視為矛盾、不合常理的，例如「死魚一樣合上眼睛」（《乘客與創造者》）。這種文體是有意識形成的嗎？是否可以說是您作品的一種風格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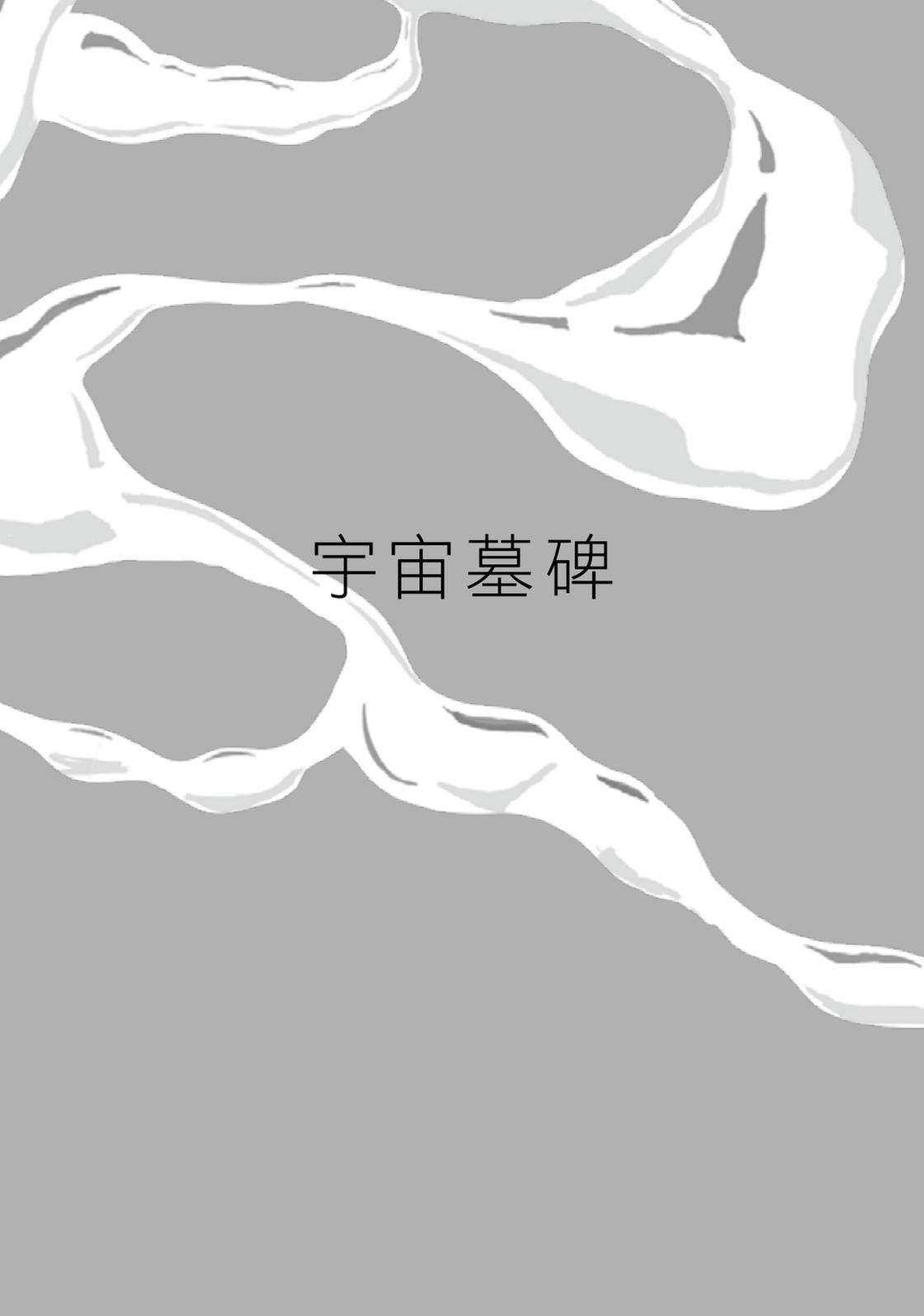
韓松：這些只是一些拙劣的描述，但它們比較真實地反映出我當時實際看到的，卻不一定是眼睛看到的真實，而是內心的糾結。有一段時間，我描述主人公的窘境，總是反覆地寫他會小便失禁，這也被評論為一種文學上的拙劣描寫，但在我那裡，他真是別無選擇，這樣的反覆遺尿，才是最恐怖的。我無法控制不去把各種意象蠢笨地黏合在一起並滑稽地展現出來，這有時會使得讀者厭倦乃至受到傷害，但它們僅僅是我內心經歷的那一瞬間的世界的投射，反映的無非是我意識深處的蒼白和乏力。這不是我自己能改變的，而是有力量強加的。所以這不是一種風格，而更可歸於時代的強迫症。

中和編輯：在閱讀您的小說時，一些讀者感到困惑，一些讀者很着迷，您是否有意去形成一種個人風格的「美學」？

韓松：美學是很難去描述的。美並沒有標準。在一隻蝴蝶面前，有人感到華麗，而有人則體會到了恐懼。這並無法去有意形成。至於是會給讀者帶來傷害，或是讓他們感到興奮，這都不是我能夠控制和把握的，也無意去做這樣的事情。科幻作者唯一要做的，只是把他看到的陌生和疏離，盡可能具體而形象地記錄下來。在這近乎被動的過程中，他並不能主觀地去想到任何美的表達。那是傳統的文學家做的事。

中和編輯：這次在香港推出的繁體版選集，這些篇目中最多的是寫作於千禧年之後幾年間的，從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的寫作，您的創作，從內部和外部來說各有些甚麼變化？

韓松：從一九八二年發表第一篇科幻小說算起，的確很多年過去了，這在宇宙的長河中僅僅是一瞬間，而我的身體的細胞卻已經完成了重大的更替，我不再是三十年前的同一個人了，因此作品的內在和外在外在，它也必然而發生變化，因為不再是同一人所寫的了。但同時又由於所有的事情統統發生在一瞬間，所以它也難以擺脫無法產生根本性變化的命運。我所能體會到的改變僅僅是，或許更悲觀了——對現實，對未來，也對自己。技術的進步和生活的改善，都並不必然帶來本質上更樂觀的想法。



# 宇宙墓碑

## 上篇

我十歲那年，父親認為我可以適應宇宙航行了。那次我們一傢伙去了獵戶座，乘的當然是星際旅遊公司的班船。不料在返航途中，飛船出了故障，我們只得勉強飛到火星著陸，等待另一艘飛船來接大家回地球。

我們著陸的地點，靠近火星北極冠。記得當時大家都心情焦躁，船員便讓乘客換上宇航服出外散步。降落點四周散佈着許多舊時代人類遺址，船長說，那是宇宙大開發時代留下的。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在一段幾公里長的金屬牆前停留了很久，跟着牆後面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場面。

現在我們知道那些東西就叫墓碑了。但當時我僅僅被它們森然的氣勢鎮住，一時裹足不前。那是一片遼闊的平原，地面顯然經過人工

平整。大大小小的方碑猶如雨後春筍一般鑽出地面，有着同一的黑色調子，煥發出寒意，與火紅色的大地映襯，着實奇異非常。火星的天空擲出無數雨點般的星星，神秘得很。我少年之心忽然悠動起來。

大人們卻都變了臉色，不住地面面相覷。

我們在這個太陽系中數一數二的大墳場邊緣只停留了片刻，便匆匆回到船艙。大家表情嚴肅而不祥，並且有一種後悔的神態，彷彿是看到了甚麼不該看的東西。我便不敢說話，卻無緣無故有些興奮。

終於有一艘新的飛船來接我們。它從火星上起動時，我悄聲問父親：

「那是甚麼？」

「哪是甚麼？」他仍愣着。

「那牆後面的呀！」

「他們……是死去的太空人。他們那個時代，宇宙航行比我們困難一些。」

我對死亡的概念，很早就有了感性認識，大約就始於此時。我無法理解大人們剎那間神態為甚麼會改變，為甚麼他們在火星墳場邊一下感情複雜起來。死亡給我的印象，是跟燦爛的舊時代遺址緊密相連的，它是火星瑰麗景色的一部分，對少年的我擁有絕對的魅力。

十五年後，我帶着女朋友去月球旅遊。「那裡有一個未開發的旅遊區，你將會看到宇宙中最不可思議的事物！」我又比又畫，心中卻另有打算。事實上，背着阿羽，我早跑遍了太陽系中的大小墳場。我佇立着看那些墓碑，達到入癡入迷的地步。它們靜謐而荒涼的美跟寂寞的星球世界吻合得那麼融洽，而墓碑本身也確是那個時代的傑作。

我得承認，兒時的那次經歷對我心理的影響是微妙而深遠的。

我和阿羽在月球一個僻靜的降落場離船，然後悄悄向這個星球的腹地走去。沒有交通工具，沒有人煙。阿羽越來越緊地攥住我的手，而我則一遍遍翻看那些自繪的月面圖。

「到了，就是這兒。」

我們來得正是時候，地球正從月平線上冉冉升起，墓群沐在幻覺般的輝光中，彷彿在微微顫動，正紛紛醒來。這裡距最近的降落場有一百五十公里。我感到阿羽貼着我的身體在劇烈戰慄。她目瞪口呆望着那幽靈般的地球和其下生機勃勃的墳場。

「我們還是走吧。」她輕聲說。

「好不容易來，幹嘛想走呢？你別看現在這兒死寂一片，當年可是最熱鬧的地方呢！」

「我害怕。」

「別害怕。人類開發宇宙，便是從月球開始的。宇宙中最大的墳場都在太陽系，我們應該驕傲才是。」

「現在只有我們兩人光顧這兒，那些死人知道麼？」

「月球，還有火星、水星……都被廢棄了。不過，你聽，宇宙飛船的隆隆聲正震撼着幾千光年外的某個無名星球呢！死去的太空人地下有靈，定會欣慰的。」

「你幹嘛要帶我來這兒呢？」

這個問題使我不知怎麼回答才好。為甚麼一定要帶上女朋友萬里迢迢來欣賞異星墳塋？出了事該怎麼交代？這確是我沒有認真思考過的問題。如果我要告訴阿羽，此行原是為了尋找宇宙中愛和死永恆交

織與對立的主題和情調，那麼她必定會以為我瘋了。也許我可以用寫作論文來作解釋，而且我的確在搜集有關宇宙墓碑的材料。我可以告訴阿羽，舊時代宇航員都遵守一條不成文的習俗，即絕不與同行結婚。在這兒的墳塋中你絕對找不到一座夫妻合葬墓。我要求助於女人的現場靈感來幫助我解答此謎嗎？但我卻沉默起來。我只覺得我和阿羽的身影成了無數墓碑中默默無言的兩尊。這樣下去很醉人。我希望阿羽能悟道，但她卻只是緊張而癡傻地望着我。

「你看我很奇怪吧？」半晌，我問。

「你不是一個平常的人。」

回地球後阿羽大病一場，我以為這跟月球之旅有些關係，很是內疚。在照料她的期間，我只得中斷對宇宙墓碑的研究。這樣，一直到她稍微好轉。

我對舊時代植墓於群星的風俗抱有極大興趣，曾使父親深感不安。墓碑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代人幾乎已把它淡忘，就像人們一股腦把太陽系的姊妹行星扔在一旁，而去憧憬宇宙深處的奇景一樣。然而我卻下意識體會到，這裡有一層表象。我無法迴避在我查閱資料時，父親陰鬱地注視我的眼光。每到這時我就想起兒時那一幕，大人們在墳場旁神情怪異起來，彷彿心靈中某種深沉的東西被觸動了。現代人絕對不舊事重提，尤其是有關古代死亡的太空人。但他們並沒從心底忘掉他們，這我知道，因為他們每碰上這個問題時，總是小心翼翼繞着圈子，敏感得有些過分。這種態度滲透到整個文化體系中，便是歷史的虛無主義。忙碌於現時的瞬間，是現代人的特點。或許大家認為昔日並不重要？或僅是無暇回顧？我沒有能力去探討其

後可能暗含的文化背景。我自己也並不是個歷史主義者。墓碑使我執迷，在於它給我的一種感覺，類似於詩意。它們既存在於我們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之中，又置身在它之外，偶爾才會有人光臨其境，更多的時間裡它們保持緘默，旁若無人沉湎於它們所屬的時代。這就是宇宙墓碑的醉人之處。每當我以這種心境琢磨它們時，薊教授便警告我說，這必將墮入邊界，我們的責任在於復原歷史，而不是為個人興趣所驅，我們要使現時代庸俗的人們重新認識到其祖先開發宇宙的偉大與艱辛。

薊教授的蒼蒼白髮常使我無言以對，但在有關墓碑風俗的學術問題上，我們卻可以爭個不休。在阿羽病情好轉後，我與教授會面時又談到了墓碑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即該風俗忽然消失在宇宙中的現象之謎。

「我還是不同意您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是反對您的。」

「年輕人，你找到甚麼新證據了嗎？」

「目前還沒有，不過……」

「不用說了。我早就告誡過你，你的研究方法不大對頭。」

「我相信現場直覺。故紙堆已不能告訴我們更多的信息，資料太少。您應該離開地球到各處走一走。」

「老頭子可不能跟年輕人比啊，他們太固執己見了。」

「也許您是對的，但是……」

「知道新發現的天鵝座 $\alpha$ 星墓葬嗎？」

「無名之墳，僅鑄有年代。它的發現將墓碑風俗史的下限推後了五十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技術決定論者的《行星宣言》就是在那前後不久發表的。墓碑風俗的消失跟這沒有關係嗎？」

「您認為是一種文化規範的興起替代了舊的文化規範？」

「我推測我們不能找到年代更晚的墓葬了。技術決定論者一登台，墓碑風俗便神秘地隱遁在了宇宙中。」

「您不覺得太突然了嗎？」

「恰恰如此，才能解釋時間上的巧合。」

「……也許有別的原因。那時技術決定論者還太弱，而墓葬制度的存在已有數萬年歷史，宇宙墓碑也矗立上千年了。沒有東西能夠一下子摧毀這麼強大的風俗。很簡單，它沉澱在古人心靈中，叫它集體潛意識可以吧？」

薊教授攤了攤手。合成器這時將晚餐準備好了。吃飯時我才注意到教授的手在微微顫抖。畢竟是二百多歲的人了。有一種複雜的情緒在我心頭翻騰。死亡將奪去每一個人的生命，這可能是連技術決定論者也永遠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死後我們將以何種方式存在，仍然是心靈深處悄悄猜度着的。宇宙中林立的墓碑展示出舊時代的人類早就在探尋這個答案，或許他們已經將心得和結論輸入墓塋？現代人不再需要埋葬，他們讀不懂古墓碑文，也不屑一讀。人們跟其先輩相比，難道產生了本質上的不同？

死是無法避免的，但我還是擔心薊教授過早謝世。這個世界上，僅有極少數人在探討諸如宇宙墓碑這樣的歷史問題。他們默默無聞，而常常是毫無結果地工作着，這使我憂心忡忡。

我不止一次凝神於眼前的全息照片，它就是薊教授提到的那座

墳，它在天鵝座 $\alpha$ 星系中的位置是如此偏僻，以至於直到最近才被一艘偶然路過的貨運飛船發現。墓碑學者普遍有一種看法，即這座墳在向我們暗示着甚麼，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猜出。

我常常被這座墳奇特的形象打動，從各個方面，它都比其他墓碑更契合我的心境。一般而言，宇宙墓碑都群集着，形成浩大的墳場，似乎非此不足以與異星的荒涼抗衡。而此墓卻孑然獨處，這是以往的發現中絕無僅有的一例。它位於該星系中一顆極不起眼的小行星上，這給我一種經過精心選擇的感覺。從墓址所在區域望去，實際上看不見星系中最大的幾顆行星。每年這顆小行星都以近似彗星的橢圓軌道繞天鵝座 $\alpha$ 運轉，當它走到遙遙無期的黑暗的遠日點附近時，我似乎也感到了墓主寂寞厭世的心情。這一下便產生了一個突出的對比，即我們看到，一般的宇宙墓群都很注意選擇雄偉風光的襯托，它們充分利用從地平線上躍起的行星光環，或以數倍高於珠穆朗瑪峰的懸崖作背景。因此即便從死人身上，也能體會到宇宙初拓時人類的豪邁氣概。此墓卻一反常態。

這一點還可以從它的建築風格上找到證據。當時的築墓工藝講究對稱的美學，墓體造得結實、沉重、宏大，充滿英雄主義的傲慢。水星上巨型的金字塔和火星上巍然的方碑，都是這種流行模式的突出代表。而在這一座孤寂的墳上，卻找不到點滴這方面的影子。它造得矮小而卑瑣，但極輕的懸挑式結構，卻有意無意中使人覺得空間被分解後又重新組合起來。我甚至覺得連時間都在墓穴中自由流動。這顯然很出格。整座墓碑完全就地取材，由該小行星上富含的電閃石構成，而當時流行的是從地球本土運來特種複合材料。這樣做十分浪費，但

人們更關心浪漫。

另一點引起猜測的是墓主的身份。該墓除了鐫有營造年代外，並無多餘着墨。常規做法是，必定要刻上死者姓名、身份、經歷、死亡原因以及悼亡詞等。由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假說。是甚麼特殊原因，促使人們以這種不尋常的方式埋葬天鵝座 $\alpha$ 星系的死者？

由於墓主幾乎可以斷定為墓碑風俗結束的最後見證人，神秘性就更大了。在這點上，一切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因為似乎是這樣的，即我們不得不對整個人類文化及其心態作出闡述。對於墓碑學者而言，現時的各種條件鎖鏈般限制了他們。我倒是曾經計劃過親臨天鵝座 $\alpha$ 星系，卻沒有人能夠為我提供這筆經費。這畢竟不同於太陽系內旅行。而且不要忘了，世俗並不贊成我們。

後來我一直未能達成天鵝座 $\alpha$ 之旅，似乎是命裡注定。生活在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我個人也在不斷改變。在我一百歲時，剛好是薊教授去世七十週年的忌日。我忽然想到這件事時，也就憶起了青年時代和教授展開的那些有關宇宙墓碑的辯論。當初的墓碑學泰斗們也跟先師一樣，早就形骸坦蕩了。追隨者們紛紛棄而它往。我半輩子研究，略無建樹，夜半醒來常常捫心自問：何必如此耽迷於舊屍？先師曾經預言，我一時為興趣所驅，將來必自食其果，竟然言中。我何曾有過真正的歷史責任感呢？由此才帶來今日的困惑。人至百年，方有大夢初醒之感，但我意識到，知天命恐怕是萬萬不能了。

我年輕時的女朋友阿羽，已成了我的妻子，如今是一個成天嘮叨不休的中年婦女。她這大概是在將一生不幸怪罪於我。自從那次我帶她參觀月球墳場後，她就受驚得了一種怪病。每年到我們登月的那個

日子，她便精神恍惚，整日囁語，四肢癱瘓。即便現代醫術，也無能為力。每當我查閱墓碑資料，她便在一旁神情黯然，煩躁不安。這時我便悄悄放下手中活計，步出戶外。天空一片晴朗，猶如七十年前。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已有許多年沒離開地球了。餘下的日子，該是用來和阿羽好好廝守了吧？

我的兒子築長年不回地球，他已在河外星系成了家，他本人是宇宙飛船的船長，馳騁眾宇，忙得星塵滿身。我猜測他一定蒞臨過有古墳場的星球，不知他作何感想？此事他從未當我面提起，而我也暗中打定主意，絕不首先對他言說。想當初父親攜我，因飛船事故偶處火星，我才得以目睹墓群，不覺歛歛。而今他老人家也已一百五十多歲了。

由生到死這平凡的歷程，竟導致古人在宇宙各處修築了那樣宏偉的墓碑，這個謎就留給時空去解吧。

這樣一想，我便不知不覺放棄了年輕時代的追求，過起了平靜的日子。地球上的生活竟如此恬然，足以沖淡任何人的激情，這我以前並未留意過。人們都在宇宙各處忙碌，很少有機會回來看一看這個曾經養育他們而現在變得老氣橫秋的行星，而守舊的地球人也不大關心宇宙深處驚天動地的變化。

那年築從天鵝座 $\alpha$ 回來時，我都沒意識到這個星球的名字有甚麼特別之處。築因為河外星系引力的原因，長得奇怪的高大，是徹頭徹尾的外星人，並且由於當地文化的熏染而沉默寡言。我們父子見面日少，從來沒多的話說。有時我不得不這麼去想，我和阿羽僅僅是築存在於世所臨時藉助的一種形式。其實這種觀點在現時宇宙中一點也不

顯得荒謬。

築給我斟酒，兩眼炯炯發光，今日卻奇怪地話多。我只得和他應酬。

「心寧他還好？」心寧是孫子名。

「還好呢，他挺想爺爺的。」

「怎麼不帶他回來？」

「我也叫他來，可他受不了地球的氣候。上次來了，回去後生了一身的疹子。」

「是嗎？以後不要帶他來了。」

我將一杯酒飲盡，發覺築正窺視我的臉色。

「父親，」他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動，「我有件事想問您。」

「講吧。」我疑惑地打量他。

「我是開飛船的，這麼些年來，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星系。跟您在地球上不同，我可是見多識廣。但至今為止，尚有一事不明了，常縈繞心頭，這次特向您請教。」

「可以。」

「我知道您年輕時專門研究過宇宙墓碑，雖然您從沒告訴我，可我還是知道了。我想問您的就是，宇宙墓碑使您着迷之處，究竟何在？」

我站起身，走到窗邊，不使臉朝築。我沒想到築要問的是這個問題。那東西，也撞進了築的心靈，正像它曾使父親和我的心靈蒙受巨大不安一樣。難道舊時代人類真在此中藏匿了魔力，後人將永遠受其陰魂侵擾？

「父親，我只是想隨便問問，沒有別的意思。」築囁嚅着，像個小孩。

「對不起，築，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喲，為甚麼墓碑使我着迷？我要是知道這個，早就在你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你一切一切跟墓碑有關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我沒有這麼做。那是個無底洞，築。」

我看見築低下了頭。他默然，似乎深悔自己的貿然。為了使他不那么窘迫，我壓制住情緒，回到桌邊，給他斟了一杯酒。然後我審視他的雙目，像任何一個做父親的那樣充滿關懷地問道：

「築，告訴我，你到底看見了甚麼？」

「墓碑。大大小小的墓碑。」

「你肯定會看見它們。可是你以前並沒有想到要談這個嘛。」

「我還看見了人群。他們蜂擁到各個星球的墳場去。」

「你說甚麼？」

「宇宙大概發瘋了，人們都迷上了死人，僅在火星上，就停滿成百上千艘飛船，都是奔墓碑來的。」

「此話當真？」

「所以我才要問您墓碑為何有此魅力。」

「他們要幹甚麼？」

「他們要掘墓！」

「為甚麼？」

「人們說，墳墓中埋藏着古代的秘密。」

「甚麼秘密？」

「生死之謎！」

「不！這不當真。古人築墓，可能純出於天真無知！」

「那我可知道了。父親，你們都這麼說。您是搞墓碑的，您不會跟兒子賣關子吧？」

「你要幹甚麼？要去掘墓嗎？」

「我不知道。」

「瘋子！他們沉睡一千年了。死人屬於過去的時代。誰能預料後果？」

「可是我們屬於現時代啊，父親。我們要滿足自己的需求。」

「這是河外星系的邏輯嗎？我告訴你，墳墓裡除了屍骨，甚麼也沒有！」

築的到來，使我感到地球之外正醞釀着一場變動。在我的熱情行將冷卻時，人們卻以另外一種方式耽迷於我耽迷過的事物。築所說的使我心神恍惚，一時作不出判斷。曾幾何時，我和阿羽在荒涼的月面行走，拜謁無人光顧的陵寢，其冷清寂寥，一片窮荒，至今在我們身心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記得我對阿羽說過，那兒曾是熱鬧之地。而今築告訴我，它又重將喧嘩不堪。這種週期性的逆轉，是預先安排好的呢，還是誰在冥冥中操縱？繼宇宙大開發時代和技術決定論時代後，新時代到來的預兆已經出現於眼前了麼？這使我充滿激動和恐慌。

我彷彿又重回到幾十年前。無垠的墳場歷歷在目，籠罩在熟悉而親切的氛圍中。碑就是墓，墓即為碑，洋溢着永恆的宿命感。

接下來我思考築話語中的內涵。我內心不得不承認他有合理之處。墓碑之謎即生死之謎，所謂迷人之處，也即此吧，不會是舊人魂

魄攝人。墓碑學者的激情與無奈也全出於此。其實是沒有人能淡忘墓碑的。我又恍惚看見了技術決定論者緊繃的面孔。

然而掘墓這種方式是很奇特的，以往的墓碑學者怎麼也不會考慮用此種手段。我的疑慮卻在於，如果古人真的將甚麼東西陪葬於墓中，那麼，所有的墓碑學者就都失職了。而薊教授連悔恨的機會也沒有。

在築離開家的當天，阿羽又發病了。我手忙腳亂找醫生。就在忙得不可開交的當兒，我居然莫名其妙走了神。我忽然想起築說他是從天鵝座 $\alpha$ 來的。這個名字我太熟悉了。我仍然保存着幾十年前在那兒發現的人類最晚一座墳墓的全息照片。

## 下篇

——錄自掘墓者在天鵝座 $\alpha$ 星系小行星墓葬中發現的手稿

我不希望這份手稿為後人所得，因為我實無譁眾取寵之意。在我們這個時代，自傳式的東西多如牛毛。一個歷盡艱辛的船長大概會在臨終前寫下自己的生平，正像遠古的帝王希望把自己的豐功偉績標榜於後世。然而我卻無心為此。我平凡的職業和經歷都使我恥於吹噓。我寫下這些文字，是為了打發臨死前的寂寞時光。並且，我一向喜歡寫作。如果命運沒有使我成為一名宇宙營墓者的話，我極可能去寫科幻小說。

今天是我進入墳墓的第一天。我選擇在這顆小行星上修築我的歸宿之屋，是因為這裡清靜，遠離人世喧囂和飛船航線。我花了一個星

期獨力營造此墓。採集材料很費時間，並且着實辛苦。我們原來很少就地取材——除了為那些特殊條件下的犧牲者。通常發生了這種情況，地球無力將預製件送來，或者預製件不適合當地環境。這對於死者及其親屬來說都是一件殘酷之事。但我一反傳統，是自有打算。

我也沒有像通常那樣，在墓碑上鑄上自己的履歷。那樣顯得很荒唐，是不是？我一生一世為別人修了數不清的墳墓，我只為別人鑄上他們的名字、身份和死因。

現在我就坐在這樣一座墳裡寫我的過去。我在墓頂安了一個太陽能轉換裝置，用以照明和供暖。整個墓室剛好能容一人，非常舒適。我就這麼不停地寫下去，直到我不能夠或不願意再寫。

我出生在地球。我的青年時代是在火星度過的。那時世界正被開發宇宙的熱浪襲擊，每一個人都被捲了進去。我也急不可耐丟下自己的愛好——文學，報考了火星宇宙航行專門學校。結果我被分在太空搶險專業。

我們所學的課程中，有一門便是築墓工程學。它教導學員，如何妥善而體面地埋葬死去的太空人，以及此舉的重大意義。

記得當時其他課程我都學得不是太好，唯有此課，常常得優。回想起來，這大概跟我小時候便喜歡親手埋葬小動物有一些關係。我們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理論，其餘用於實踐。先是在校園中搞大量設計和模型建造，爾後進行野外作業。記得我們通常在大峽谷附近修一些小墓，然後轉移到平原地帶造些較大的。臨近畢業時我們進行了幾次外星實習，一次飛向水星，一次去小行星帶，兩次去冥王星。

我們最後一次去冥王星時出了事。當時飛船攜帶了大量特種材

料，準備在該行星嚴酷冰原條件下修一座大墓。飛船降落時遭到了流星撞擊，死了兩個人。我們以為活動要取消了，但老師卻命令將演習改為實戰。你今天要去冥王星，還能在赤道附近看見一座半球形大墓，那裡面長眠的便是我的兩位同學。這是我第一次實際作業。由於心慌意亂，墳墓造得一塌糊塗，現在想來還內疚不已。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星際救險組織，在第三處供職。去了後才知道第三處專管墳墓營造。

老實說，一開始我不願幹這個。我的理想是當一名飛船船長，要不就去某座太空城或行星站工作。我的許多同學分配得比我要好。後來經我手埋葬的幾位同學，都已征服了好幾個星系，中子星獎章得了一大排。在把他們送進墳墓時，人們都肅立致敬，獨獨不會注意到站在一邊的造墓人。

我沒想到在第三處一幹就是一輩子。

寫到這裡，我停下來喘口氣。我驚訝於自己對往事的清晰記憶。這使我略感躊躇，因為有些事是該忘記的。也罷，還是寫下去再說。

我第一次被派去執行任務的地點是半人馬座 $\alpha$ 星系。這是一個具有七個行星的太陽系。我們飛船降落在第四顆上面。當地官員神色嚴肅而恭敬地迎接我們，說：「終於把你們盼來了。」

一共死了三名太空人。他們是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遭到宇宙射線的輻射而喪生的。我當時稍稍舒了一口氣，因為我本來做好了跟斷肢殘臂打交道的思想準備。

這次第三處一共來了五個人。我們當下二話沒說便問當地官員有甚麼要求。他們道：「由你們決定吧。你們是專家，難道我們還會不

信任麼？但最好把三人合葬一處。」

那一次是我繪的設計草圖。首次出行，頭兒便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我，無疑有培養我的意思。此時我才發現我們要幹的是在半人馬座 $\alpha$ 星系建起第一座墓碑。我開始回憶老師的教導和實習的程序。一座成功的墓碑不在於它外表的美觀華麗，更主要的在於它透出的精神內容。簡單來說，我們要搞出一座跟死者身份和時代氣息相吻合的墳來。

最後的結果是設計成一個巨大的立方體，堅如磐石。它象徵宇航員在宇宙中不可動搖的位置。其形狀給人以時空靜滯之感，有永恆的態勢。死亡現場是一處無垠的平原，我們的墓碑矗立其間，四周一無阻擋，只有天空湖泊般垂落。萬物線條明晰。墓碑唯一的缺憾是未能詳盡表現出太空人的使命。但作為第一件獨立作品，它超越了我在校時的水平。我們實際上僅用兩天便竣工了。材料都是地球上成批生產的預製構件，只需把它們組合起來就成。

那天黎明時分，我們排成一排，靜靜站了好幾分鐘，向那剛落成的大墳行注目禮。這是規矩。墓碑在這顆行星特有的藍霧中新鮮透明，深沉持重。頭兒微微搖頭，這是讚歎的意思。我被驚呆了。我不曾想到死亡這麼富有存在的個性，而這是經由我們幾人之手產生的。墳塋將在悠悠天地間長存——我們的材料能保持數十億年不變形。

這時死者還未入棺。我們靜待更隆重的儀式的到來。在半人馬座 $\alpha$ 星升上一臂高時，人們陸續來到了。他們裹着臃腫的服裝，戴着沉重的頭盔，淹沒着自己的個性。這樣的人群顯示出的氣氛是特殊的，肅穆中有一種駭人味道。實際上來者並不多，人類在這個行星上才建

有數個中繼站。死了三個人，這已了不得。

我已經記不太清楚當時的場面了。我不敢說究竟是當地負責人致悼詞在先，還是我們表示謝意在前。我也模糊了現場不斷播放的一支樂曲的旋律，只記得它怪異而富有異星的陌生感，努力表達出一種雄壯。後來則肯定有飛行器隆隆飛臨頭頂，盤旋良久，擲出鉑花。行星的重力場微弱，鉑花在天空中飄蕩，經久不散，迴腸蕩氣。這時大家拚命鼓掌。可是，是誰教給人們這一套儀式的呢？到最後，為甚麼要由我們萬里迢迢來給死人築一座大墳？

送死者入墓是由我們營墓者來進行的。除頭兒外的四人都去抬棺。這時現場的喧鬧才停下來。鉑花和飛行器無影無蹤了。在墓的西方，也就是現在朝着太陽系的一方，開了一個小門洞。我們把三具棺材逐次抬入，祝願他們能夠安息。然而就在這時我覺得不對頭了。但當時我一句話也沒說。

返回地球的途中，我才問一位前輩：

「棺材怎麼這麼輕？好像學校實習用的道具一般。」

「噓！」他轉眼看看四周，「頭兒沒告訴你嗎？那裡面沒人呢！」

「不是輻射致死麼？」

「這種事情你以後會見慣不驚的。說是輻射致死，可連一塊人皮都沒找到。騙騙 $\alpha$ 星而已。」

騙騙 $\alpha$ 星而已！這句話給我留下一生難忘的印象。我在職業生涯中目睹了無數的神秘失蹤事件。我在半人馬座 $\alpha$ 星的經歷，比起我後來遇到的事情，竟是小巫見大巫。

我的輝煌設計不過是一座衣冠塚！可好玩之處在於無人知曉那神